

千里阴山 千古岩画

——“巴彦淖尔阴山岩画艺术展”述评

◎何佳 米娜

原始视觉语言，其在古代充当了文化与信息交流的基础媒介。它通过直观的图画形象、凝练的线条造型与抽象的标记符号，表达了早期人类的思想意识与社会实践，既是远古时代的历史积淀，也是原始先民的生活缩影。岩画的选址往往位于难以抵达的洞穴深处，这暗示了古人选择在岩石上作画，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艺术表达，而是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图案，在神圣之地传递人类的精神意识。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阴山岩画”所处河套地区，是我国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深度融合的核心区域。这些图像本身犹如一部物质的“层积史”，记录着这片热土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轨迹，因而是溯源底蕴深厚、独具魅力的河套文化的最直接的见证。

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 中国绘画的源头活水

“阴山岩画”的创作者，堪称中国最早的“画家”。他们以广袤岩石为卷，以石刃为笔，在天地之间捕捉物象的神韵。他们运用夸张、概括的艺术手法，将狩猎、祭祀、游牧等场景镌刻于山石，构建了一套完整而原始、以夸张、概括和象征性为特征的视觉表达体系。此体系不仅是古代生活的记载，更是中国绘画艺术的源头活水。如太阳神周边放射的线条，勾勒出对自然的敬畏；狩猎场景中人物与动物的动态呼应，再现了远古生活的鲜活气息……以点绘为基，以意趣为魂的造型方式，奠定了中国画“古法用笔”的美学基石，是其对物象形态的高度概括与情感化表达。其对于“形”写“神”的追求，对线条表现力的注重、对“意”与“趣”相生的探索，与工笔画乃至写意画所遵循的“以形写神，意趣相生”的创作理念一脉相承，奠定了后世中国绘画的美学基石，为工笔画等传统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与崇高的精神参照。

此次展览通过将古老的岩画拓片与当代艺术作品共置，构建了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其意义既是对古老文化遗存的致敬，亦是对内蒙古美术当代发展的审视与展望。它催生了一种动态对话——古代“文本”并非简单复制，而是被主动地重释，从而确保文化脉络的生生不息。“阴山岩画”所蕴含的质朴雄健、直抒性

灵的美学基因，为内蒙古现当代美术提供了丰厚而深沉的精神滋养。

溯源与创新的多元实践 人类创造力的持久回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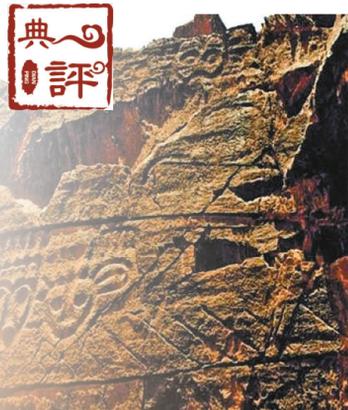
纵观内蒙古美术发展的内生动力，始终植根于本土文化精神的溯源与现代转化。从早期对草原生活的深情摹写，到“草原画派”的自觉形成，皆体现了这一脉络。前辈艺术家们从“阴山岩画”等文化遗产中，汲取了与天地对话的视觉灵感，通过综合材料、油画、版画等多元技法对其进行再现、解构与重释。此类艺术实践绝非形式模仿，其目的在于构建一种跨越时空的精神与美学对话。例如，蔡树本的油画《阴山岩画》，运用了岩画图像元素表现旭日意象，岩画形象闪烁隐现，产生了一种蒙太奇的视觉感受，深刻表现阴山岩刻古朴而神秘的氛围感；乌日切夫的版画《阴山十月》《白山羊十月》等，同样借助版画特有的表达语言与传统对话，探索其图形意味与节奏韵律。

另有一批艺术家从不同媒介视角与这一传统展开对话，追寻一种更为抽象的综合途径，意在提炼景观的内在精神，而非描绘具象形态。柳迪的水彩作品《浮云处处元无定》不再局限于再现性描绘，而是努力捕捉草原上独有“祥云”的本质性与瞬息万变的状态，以及光影在阴山肌理上的细腻交织；胡日查的《听见草原——风语》、山丹的版画《阴山岩画印象——鹿》等作品，同样属于此类探索的范畴。他们运用象征性抽象与对氛围、记忆与诗意的当代表达。这种对于整体性抽象的追求，在王耀中的《阴山之秋》以及颜元芳的《绿野》等作品中体现尤为突出。这些作品呈现的并非某种特定景致，而是对光影与氛围的全景式意象抽象，传达出深邃的时空流转与自然景观。佟杜鹃的水彩作品《无声叙事》《印迹》也在相似的概念维度上进行了探索。

与此同时，另外一些艺术家则深入大地本身的原始本质进行创作。苗景昌的油画作品《阴山秋色》《远古的光辉》深入探究

巴彦淖尔大地之魂。通过描绘深秋时节——当植被的绿色装饰已褪去，大地露出质朴本色的时刻，从而超越表层风光，触及更深刻、更真实的地质与历史肌理。这种凝练的色彩语言，有力传达出土地原始的浑厚感。在董从民的油画作品《故居》、文胜的《莫尼山系列——诉说》中也得到了回响。这一集体的艺术探索在李翔的《苍茫古今》、范扬的《中国画卷》《岩画骑士》以及张志坚《足迹》《朵朵葵花向太阳》等思辨性作品中亦有体现，所探寻的并非形式的复制，所追求的是一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共振，是与古老岩画遥相呼应的永恒追问：即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礼赞。这标志着内蒙古美术创作正从风貌描绘向更深层次的精神书写迈进。

“千里阴山·千古岩画”艺术展成功搭建了一个借助艺术对话实现文化延续的平台，它表明文化遗产并非往昔的陈旧之物，而是当代创造力与多元构建的活力源泉。当代创作者从这份珍贵的原始艺术遗产中汲取智慧与力量，得以重温艺术初心，深耕文化沃土，用画笔传承民族精神，书写时代华章。此次展览启示我们：文化的脉络需要主动延续。我们在这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中所见证的，不仅是石头上的纹路，更是人类创造力的持久回响——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璀璨文化印记。



《草原诗画》里的诗影合鸣

◎高金鹰

这个冬日，《草原诗画》成了内蒙古诗人们手中的惊喜，诗画相映的独特装帧与书写，让草原书写有了全新的模样。这部由摄影家巴音与诗人戈三同联袂完成的《草原诗画》，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草原诗书写方式——诗与镜头的合奏，一页诗对应一幅摄影作品，诗写何物，镜头便定格何物。鹰的诗句旁是振翅的鹰，草坡的笔调侧是铺展的草坡，因满册的摄影作品，这部诗集更显厚重。

当巴音的镜头捕捉草原的光影流转，戈三同的诗句便为这些瞬间注入灵魂；当诗驰骋于无垠草原，巴音的影像则为这些缥缈的意象提供了栖居之地。这种诗画并置的独特形式，使《草原诗画》不仅是一部诗集，更是一部可视化的草原心灵史。在当代汉语诗歌的星空中，《草原诗画》如一股清冽的北风，携带着青草与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这些诗作以草原为底色，以诗人与生灵为笔触，勾勒出一幅幅既具体又超越的生存图景，构建了一种独特的“游牧诗学”。

在《牧羊人》一诗中，我们几乎读到了画面，诗句“只欠了欠屁股，他放养的无边空廓/往前又挪了挪”，为这幅静态影像注入了动态的韵律。这种诗与画的互文，创造出“一加一大于二”的美学效果，为诗歌展开了视觉与想象的翅膀。诗歌叙述呈现出鲜明的“递进式”结构，从具体物象层层推进至形而上的由表及里，由实入虚的叙述方式，与草原的广袤特性形成内在的呼应。《风吹羊群》中，诗人从“大风吹散羊群/如吹散一捧掌心雪”的视觉意象起笔，继而深入“羊的静默/羊与羊靠拢的欲望”的内心理想，最终抵达“仿佛缝合起一段破碎时光”的永恒。从具象到意境的升华路径，让羊群在风中聚散的过程，被赋予了修复时间裂痕的象征意义，这是游牧民族对生命流动性的深刻理解。

《草原诗画》的可视度优势在《坡上的羊》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诗中“真担心一阵大风吹

来/会掀起绿毯子般的草坡/像鼓荡一袭床单”的生动比喻，让广角镜头下的草坡与羊群在诗句里有了立体的深度。而“其实羊一边吃草/一边以蹄花为钎/在把辽阔铺远”，更是将微小的日常与无限的空间相连，这正是“游牧诗学”的精髓：于有限中见无限，于瞬间里触永恒。更为精妙的是诗歌中的“链条式”意象结构，《老额吉》一诗中，“毡包”——“牛铃”——“飞鸟”——“羊角”——“炊烟”——“鹰翅”等意象如镜头切换般紧密衔接，编织成游牧生活的日常史诗。“这个早晨/好像是她躬身跨出毡包/不小心，带醒的”，老额吉一个简单动作，竟有了唤醒整个草原的神秘力量；“滑落的额发上，走完了春天”，又将一个瞬间揉进生命轮回，藏着游牧文化对时间循环的独特理解。

在这些技艺的背后，是作者对游牧文明及其存在方式的深层思考。戈三同的诗从不止于风光描摹，更在于探索生活本源，追问人与草原、与时代的关系。《牛》中，挡路的牛与飞驰的卡车形成传统与现代的尖锐对峙，“路下面的青草，曾经是牛的/青草掩埋下早熟的牛犊，也是这头牛的”，朴素诗句道尽两种文明、两种时间观念的冲突。《羊与草》则揭示了生命最根本的依存，“羊的眼睛里/草是它的全部/也是唯一”，这种超越功利的专注与纯粹，在物欲横流的当下更显珍贵。《宝格都乌拉》更将这份依存神圣化，草原、石头、牧草共同“抬着一尊圣像”，每一棵草“憋了一口气/吐出来，就引爆一场大风”，藏着游牧民族对自然的敬畏，也让草原有了庄严的精神高度。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从

未回避草原生活的艰辛与残酷，《大风》里的狂暴自然，《挖》里草原的伤痛，《去乌拉盖》里的紧迫与不安，都是对草原最真实的观察，这份不回避、不美化的诚实，让作者的赞美更有力量，忧伤更见深沉。

在视觉艺术的启发下，戈三同的诗完成了“可视化”的转化，让抽象的诗意有了可触可感的画面。《大雪》中，“雪还把山峦/渐渐染成更大一群羊”的奇妙想象，让雪与山、与羊融为一体；“当落在枯草上的雪/落在仿佛安了马达，羊的卷舌上/羊从里到外，就全白了”，雪的质感与羊的灵动相互交织，生出超现实的视觉美，让诗歌不再只是文字的艺术，更成了眼前的风景。而在《习惯》《路边牛》《老马》等诗作中，我们更看到了游牧文明在现时代冲击下的坚守与调适。《老马》里，“喂完最后一把草/卸去鞍具，嚼口蹄/蹄/一匹老马，就可以走了”，简单的告别仪式藏着对生命尊严的最深尊重；“这谜一样的黄昏，巨大的安静/仿佛也是它用旧，卸去的”，老马的离去，带走的不仅是一个生命，更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一种珍贵的生活方式。

戈三同的诗，还藏着对古典诗歌结构的创造性转化，让古典笔法在草原语境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星空》开篇“一颗流星/从幽邃的夜空划过，它预示了/大地上一个生灵/决绝地离去”，开门见山却赋予生命消逝以宿命感；继而“只有那些好人/才有幸如星盏，发出供人仰望的光芒”，承上启下从个体消逝转向永恒价值的追问；最终“即使舍下人间悲欢/他们也隐忍着，趁我们眨眼刹那/走上星空”，首尾照应让亲人

的离去化作星子的永恒，情感在循环中升华，混沌中藏着精准的哲思。《浑善达克》则将结构意识与草原的空间感融为一体，开篇以“沙丘”“蜥蜴”“老翁”营造沙漠寂寥，继而蒙古包与鹰的出现打破静默，让画面从死寂转向生机，最终以“天穹如蒙古包”收尾，将个体观察走向天地人的整体思考，草原的寂寥与人类的奔走，在诗中形成了深刻对话。

《草原诗画》最终向我们展示的，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草原，更是一片精神的草原。在这里，牧人盘坐石上便能移动无边空廓，羊群低头吃草便能缝合破碎时光，老额吉躬身出毡包便能唤醒整个春天，沙原上一顶蒙古包便能扣住八十里惊惶。戈三同以诗意的笔触，完成了对草原日常的转化，让他的诗歌超越了地域题材的限制，触碰到了普遍的人类经验。在速度与效率裹挟一切的今天，戈三同的草原诗，如一座精神的宝格都乌拉山，它提醒我们，在时代的狂奔之外，还有一种草原的时间，缓慢又悠长；在占有与消费之外，还有一种羊与草的关系，纯粹又依存；在喧嚣与疏离之外，还有一种牧羊人的状态，安静又辽阔；在生死的焦虑之外，还有一种永恒，是亲人化作星子的安宁。这些诗，是写给草原的，更是写给所有漂泊灵魂的存在地图。

诗人石耕成说：“一首难写好诗，做两件事：一为解其思，咀其味，理解欣赏品评；二为剖其法，化其能，破解理念手法。诗歌的创新能力和‘一击致命’的能力，在于能不能用极短的文字点中穴道，写进人间百味。”戈三同的诗正是如此，他以古典诗歌的结构为骨，以草原的生命经验为肉，以游牧的哲思为魂，让每一个意象都有逻辑，每一行诗都有温度，最终成就了这部兼具美学深度与精神重量的《草原诗画》。

今年刚开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就在1月15日开播了微短剧开年大戏《万里茶道之青砖上的密码》。这部戏由王新民创作团队拍摄，编剧是丁丁，导演是韩化南，制片是张鑫。据称这部微短剧的演出团队是“顶配阵容、实力团队，戏骨搭新秀，演技狂飙”，剧情内容为“演绎茶道里的硬核传奇”，演绎手法是“带你穿越时空，解锁草原深处的经商智慧与高能故事”，原来是个穿越剧。

博尔赫斯说：“文学体裁与其说取决于作品本身，还不如说取决于阅读这些作品的人的看法。”拍摄微短剧也同样取决于观看作品的观众。如今青年观众喜欢古今穿越，那好，就来穿越。他们还喜欢悬疑和侦破，那好，就在片名上写上“青砖上的密码”，密码就是秘密。我们周围的事物都隐藏着秘密，只有用侦破手段才能识破秘密。观众还喜欢动作片和美景，还喜欢谈一些古今文化，那好，像调料一样把这些都撒上去。

原来王新民创作团队拍了一个通俗微短剧，规格仅一个小时，是许多创作团队很容易就能完成的。其价值何在？

这部微短剧的价值在主题意义上。这是由故事阐释的。故事的主人公是晋商李岩，他在清朝的塞外茶道上经营茶叶。故事穿越到今天的某大学，肖老师让她的学生写一篇《清代营商制度与今天营商制度对比》的小论文。故事是一部穿越剧，她给学生看的是李岩的故事。她的学生钟文鹭边研究李岩的经历边查书看晋商的历史。

李岩走茶道的茶叶被官府李督查给扣了。为了要回茶叶并按时向主交货，李岩给李督查下跪磕过头，无济于事，只好给李督查行贿，才拿回茶叶做了生意。为此，李岩总结出：“信若传人，茶道可续”，他所说的诚信是指按时交货守信用。但他没说起到作用的不是下跪磕头，而是行贿，所谓的“提前（钱）赶路”。钟文鹭总结出：“最关键，也是今天营商环境远好于清代的核心因素就是‘制度’，那是一条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路——古人以信立道，今人以制度护道。”她的总结赢得了老师点头微笑和同学掌声。故事开始时肖老师问钟文鹭：“你觉得什么才是今天优于古代的关键因素呢？”微短剧结尾时钟文鹭回答了肖老师的问题。

至此，按照惯例，这部微短剧的主题已经表现出来，任务已经完成。且慢，这部微短剧与众不同的在满足观众兴趣、审美等快乐之后，还能升华主题，引发观众的思索。例如钟文鹭总结说：“古代的自然环境、科技环境、社会环境都造成了行商的诸多不便，这大概就是晋商诚信的原因吧。”钟文鹭认为晋商的诚信是被社会环境逼迫而产生的。李岩虽然没有想到诚信的成因，但他通过个人经历，沉痛地希望：“愿后世营商环境越来越好，商人路不跪。”他说的“行路”包括着“行商”。他的理想是只用诚信行经商路。

过去我以为诚信是人的道德层面上的一种属性，没想到它来自何处，同样，也从没想过善良、宽容到底来自何处。这次钟文鹭启发我思索这个问题，还唤起我对一些没思考过的相关问题进行思索。也许李岩穿越过来看这部微短剧，也会被唤起同样思索。我想到经济上的在我国引发的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问题。这一问题在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中有过探讨，斯密在晚年曾担心，市场经济的过度发展可能会导致社会礼崩乐坏。这启发了后来的经济学者不断反思，经济增长的意义何在。有的经济学者认为市场经济的实质是一种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它所需要的是一个不断扩展的作为其道德基础的关于产权的共识和信任关系，以及维护这个道德基础的强有力的法律体系。

说来说去，作为支持经营者个体充分发展的市场，总必须要有能够支撑它的道德基础。这让我联想到康德的名言：“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他所说的“头上的星空”就是中国古人所讲的“天道”，只有“天道”概括了包括一切事物成功的所有因素。他把道德的微观研究与宏观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放在同等重要位置上，也认识到社会和人是辩证统一的两面，在活动的机制里互相起作用。

写到这里，我又有所悟了。经过这快乐的陌生化体验，我明白了编导真正的主题寓意是非常深刻的。这短短的十集微短剧原来是一部回忆录，是以人类群体组合为原点的回忆与思索，是对自我本质的追问，是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思索，这正是对人的存在的探求，正是在完成文学艺术的任务。它思索的理论范畴，是古今中外许多专家学者都曾涉足的。法国的历史学家让·饶勒斯曾经说过一句话：“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是历史的最紧密弹簧。”看来，人类的群体生存，始终面临着一个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的问题，造成社会和人成为辩证统一的两面，在活动机制里相互作用。对此问题的探究，很容易延伸到制约和腐败、制度和腐败的相互关系上，这也正是这部微短剧的现实意义所在。

这只是我个人被唤起的思考，广大观众会被唤起更多的思考。

能够从茶道深处的根根须须的原汁原味中寻找这些快乐的思索，是要秉持把玩最有先锋力道的叙述。现在我们看出了编导为什么用穿越、悬疑、动作、美景……为什么粗糙简洁而又精细入微，为什么磅礴恣肆又幽婉婉曲，为什么节奏活跃又深沉隐伏。原来编导先用许多表现性的元素吸引观众，让他们在享受快乐之余，引发行理性的思索。这也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所在，中国文化实际上是寓教于乐，让你既开心，又受启发，也只有艺术家才有能力融合这些相关元素，并能说服持有不同观点的观众，启迪更多的观众。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